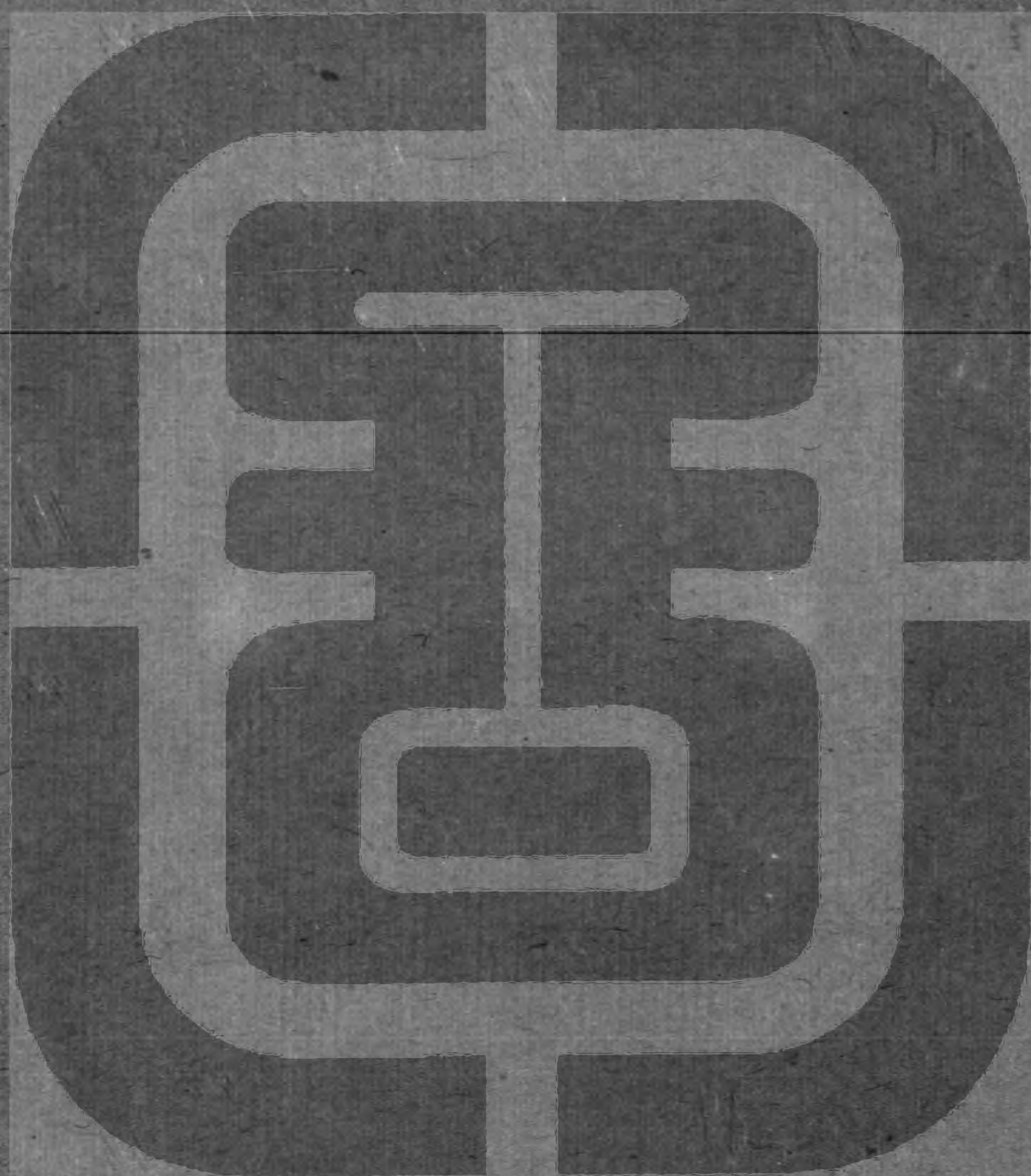


田十八



2



元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三

元史卷一百九十六

皇明翰林學士薛奕知制誥兼脩國史臣朱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

禕等奉勅脩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皇明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忠義四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氏倜儻有大志至正五年由國

子生登右榜進士第一人授翰林脩撰調河南行省員

外郎十一年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斬黃徐壽輝來

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為多語在道童傳十六年除江



西廉訪副使頃之召還授益都路達魯花赤遷山東廉  
訪使再轉爲中書參知政事十八年詔與治書侍御史  
李國鳳同經略江南至建寧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  
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溫沙等皆夜遁國鳳時分鎮延平  
城陷遁去普顏不花曰我承制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  
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旣而  
大敗賊衆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再轉知樞密院事  
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政事保  
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

弟當爲終養拜母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  
再三不往旣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  
極品臣各爲其主不屈死之先是其妻阿魯真歷呼家  
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我亦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唯  
有死耳家人莫不歎息泣下已而普顏不花二弟之妻  
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欲下而井填  
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溺  
焉是時有申榮者平章山東行省守東昌榮見列郡皆  
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爲  
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廢但有一



死報國耳遂自經

閔本字宗先河內人性剛正敏給而刻志於學早歲得  
推擇爲禮部令史御史大夫不花奇本之才辟以爲掾  
平反冤獄甚有聲擢御史臺照磨頃之遷樞密院都事  
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五轉爲吏部尚書移刑  
戶二部皆以能見稱本素貧且有目疾嘗上章乞謝事  
不允詔授集賢侍講學士

大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義  
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哉程氏曰君能  
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

書于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死遂各  
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見本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  
其傍有拜住者康里人也字聞善以材累官至翰林國  
史院都事爲太子司經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  
藍伯封河東公者與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  
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  
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滅欲爲之報  
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於  
遠地以沒吾生耳此吾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  
尚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而可不知大義乎况



元史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 三  
吾上世受國厚恩至吾又食祿今其國破尚忍見之與其苟生不如死遂赴井死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簞焚之爲殉云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備於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閱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辟翰林書寫再轉爲國史院編脩官調大樂署令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官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其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八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嫗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嫗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旣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



玉爲文章不事雕刻煨煉流傳京師揭後斯歐陽玄咸  
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  
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爲表以  
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  
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  
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  
辭也玉旣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  
註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  
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  
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  
地下矣玉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  
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黃暉字殷士撫州金谿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於詩  
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  
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  
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二十八年京城旣破暉歎曰我  
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  
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詩文傳  
於世



柏帖穆爾字君壽蒙古人家世歷履無所考居官所至以廉能著聲至正中累遷爲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行省治福州二十七年

大明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奄至城下柏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是若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無他志也縊而死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給之曰汝稽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卽挈米囊壓之死乳媪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爾熟視之歎曰父死國母死夫妻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乎爲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歛金珠畀之曰卽有緩急可以此贖兒命有頃兵入城卽舉燈自燃四圍窻火大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字子初回回人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猶不仕或問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衛年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爲漳州路達魯花赤居三年民甚安之時陳有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

大明兵旣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實



仰天嘆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其何以報乎報國  
忠者有死而已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迂之  
迷里彌實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  
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  
皇帝即入位端坐拔所佩刀割喉中以死既死猶手執  
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庭中斂其屍葬東  
門外時又有獲獨步丁者回回人舊進士累官僉廣東  
廉訪司事有呂復者爲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皆閑居  
寓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攝長樂縣尹福州旣下獲獨步  
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

守然大節所在其可辱乎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復亦  
曰吾世食君祿今雖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無以見先  
人於地下引繩自經死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建  
康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朴賽因不花字德中肅良合台人有膂力善騎射由速  
古兒赤授利器庫提點再轉爲資正院判官累遷同知  
樞密院事遷翰林學士尋陞承旨賜虎符兼巡軍合浦  
全羅等處軍民萬戶都元帥除大司農出爲嶺北行省  
右丞陞平章政事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省以字羅帖  
木兒矯弒皇后皇孫遣人白事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即



欲署諭衆榜朴賽因不花持不可曰此大事何得輕信  
況非符驗公文卒不署榜旣而果妄傳會皇太子撫軍  
箕寧承制拜朴賽因不花翰林學士承旨遷集賢大學  
士又爲宜政院使遂拜中書平章政事

大明兵逼京師詔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其所領  
兵僅數百羸卒而已乃嘆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吾但  
知與此門同存亡也城陷被執以見主將唯請速死不  
少屈主將命留營中終不屈殺之是時有張庸者字存  
中溫州人性豪爽精太乙數會世亂以策干經略使李  
國鳳承制授庸福建行省員外郎治兵杉關頃之計事

赴京師因進太乙數圖順帝喜之擢祕書少監皇太子  
立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  
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旣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  
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  
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  
與禎同被殺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筭初試吏於戶部辟  
中書掾授戶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復入戶部  
爲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入戶部爲郎中陞侍郎除京  
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重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



法人皆便之除戶部尚書時國家多故財用空乏好禮能撙節浮費國家用度賴之以給拜參議中書省事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遼陽行省左丞未行留爲樞密副使至正二十年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燕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燕會宜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擴廓帖木兒扈從皇太子還京輸山東粟以遺朝貴饋好禮麥百石好禮不受二十七年復起爲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

大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謁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好禮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五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昇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各爲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語不少屈而死庸字允中蒙古氏由國學生釋褐出身累遷爲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同列劾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喪師左遷中興總管府判官其後也先帖木兒以罪黜召拜監察御史累轉叅政中書其節義與好禮並

云



元史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四

皇明翰林學士亞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臣宋濂

翰林待制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 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事 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承德郎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錦等奉旨重修

孝友

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  
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於人  
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  
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今觀史氏之



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善同官  
強安潘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王欽脩武員思忠榆  
縣王士寧河南朱友諒泉州葉森寧陵呂德汲縣劉淇  
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政寧夏趙那海臨潼  
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李從善華州要敬色日  
氏沙的其居喪廬墓者則有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灤  
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佐下蔡許從政張鏞富平王  
賈僧鄭州段好仁趙璧薛明善張齊汴梁韓榮劉斌張  
裕何泰史恪高成鄧孝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  
張國祥延安王曼東昌張暉畢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

敬同州趙良南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著江都毛翔  
歸德葛祥張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真定宋  
貞王世賢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溫張行一賈秉實張勛  
河南王宗道孫喬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王德新  
石思議翼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華陰李寧屈秀懷慶  
侯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閻讓曹州鄧淵呂政  
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建朱虞龍隨州高可  
壽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諶汶上趙恒須城許  
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薊州王欽定陶元顯祖  
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懷忠牟克



孝汝寧張郁泉州黃道賢谷城王福解州靖與會般陽  
戴貞兗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興中石抹昌齡峽州秦桂  
華蒙古色目氏納魯丁赤思馬改住阿合馬拜住木八  
刺玉龍帖木兒鎖住唐兀歹晏只哥李朶羅歹塔塔思  
歹其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震雷池州方時發河南  
李福真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句容王榮周  
成鄆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王瑞之平江湯  
文英鄜州員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李子才宿州王珍  
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顏和台州程遠大潭州湯  
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州劉如翁嚴用父高唐孟  
恭松江管仲德章夢賢夏椿江陵陳一寧中興傅文鼎  
宋州唐必榮濟南李恭寧夏何惠月天子皆嘗表其門  
閭或復其家故援唐史之例具列姓名於篇端擇其事  
蹟尤彰著者復別爲之傳云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資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  
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乖戾  
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臥疾夜燃長  
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  
蔽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  
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中統二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  
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竄匿  
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  
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  
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  
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  
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  
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  
旌之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箴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  
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  
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  
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  
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  
喜乃退母嘗有疾鑿累歲不能療道壽割股肉啖之而  
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  
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  
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  
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



全汝家卽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國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紅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閏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旣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臥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臥冰上半月

甯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焉潭州萬戶移刺瓊子李家奴九歲母病鑿言不可治李家奴剖股肉煮糜以進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渾州民朱天祥並以母疾剖股旌其家畢也速荅立迷裏氏家秦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



飛鳥翔集墳土踴起又有尹夢龍中與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羣鳥集其冢樹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延祐間汀州寧化人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並賜褒表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至治三年眞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延祐間蔚州吳思達



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違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恐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卽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郭回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爲墳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又有娥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移刺伯顏南陽怯烈歹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恰其叔清家貧密以分契詣神祠  
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張本東昌荏平人篤  
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側復載  
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  
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饌豐備過於所生  
元善大名入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久之遂客  
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  
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祔於塋次州縣以聞並旌  
其家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  
州司獄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  
世世無異處且祝天軟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  
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毓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毓  
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母以其少許  
歸改嫁王氏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終事姑毓妹贅王佑  
佑亡妹念佑母無子乞歸朱氏養之人謂孝友節義萃  
毓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  
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齧痕隣里驚異  
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



于官表其閭至順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已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大德



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踪蹟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爲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雪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章鄉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儵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鑿以濟人願早見母行求三歲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鵬飛起之遂迎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旣卒歲時攜子孫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  
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請  
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自去父  
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  
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爲  
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  
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  
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  
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  
乎卽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寃被誅詔

簿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  
路人耶卽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  
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  
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令吾家業旣  
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  
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  
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  
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  
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



侵父食別築室日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卽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旣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來異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刀刺

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爲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



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

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孟幹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爲之後薦卽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柩弃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爲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以贈人皆感焉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卽以已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居  
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生四子  
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  
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  
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又有劉  
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  
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  
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鄉里稱爲劉佛子馬押忽也里可溫氏素貧事繼母張  
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  
氏病居敬憂之懇天以求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皞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  
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  
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  
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  
清皞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  
之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業鼓冶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  
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鑿  
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



臺泰安河濱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  
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  
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  
後又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  
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  
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  
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  
寐壓女死父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

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  
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弟有  
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  
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日弟愈母卒哀毀踰  
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  
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  
爲卒守廬不去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  
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  
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



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賣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  
聚聞者莫不嘆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  
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賈進大同人大德九年  
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  
木綿表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阡使無墓者葬之李  
子敬陝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  
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有司以名聞並旌之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宰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臥床榻猶哭不  
止淚盡繼之以血旣葬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兄弟度  
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  
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絕其嗣云奉  
定三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  
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卒榮  
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  
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  
直勸諭不能止卽以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  
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孝友以



已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怪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鷄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又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已年延之並痊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



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眩技者  
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  
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  
明至大間鄱陽黃鎰皇慶間諸暨丁祥一皆以親喪明  
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  
歲賣飴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貲命醫惟日  
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  
竟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  
涕洟半器垂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  
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社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  
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卽棄職歸父病始二日遂禱  
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卽長  
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及長壽哀毀盡  
禮服闋當蔭敘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  
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



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  
爲太禧宗禮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  
母尤篤邦閭美之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  
海爲奧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其親卽棄職舉外僧  
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  
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  
昆弟云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載  
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  
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  
之又喪自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  
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  
日不止又有吳希曾睢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  
柩前炷艾燃腕火熾雨止旣葬廬於墓左縣上狀並旌  
之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署鷹房府案牘親老辭歸  
侍養懇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柏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  
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母有疾  
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  
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劔不去母驚悸



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有詔旌其閭

嘗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已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爲生汝道割已田各界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卽多市瓜及携米歷戶饋之或曰癘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益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棺槨人咸感之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爲請旌其家



元史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五

皇明翰林學士雷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鄭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孝友二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



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  
南時贊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  
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贊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  
見贊贊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  
已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  
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邪父之聞庶母居海濱亟  
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  
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贊哭禱于神一夕夢老  
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卽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  
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  
歸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  
見見壁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  
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  
石傍執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  
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  
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  
輒歔欷泣下及冠請於父往來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



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隣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請父之不効思孝方欲割股肉爲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卽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幾絕旣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慙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

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  
卽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  
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  
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坐前朔望必往奠  
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  
側旦夕哀慕不脫經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  
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  
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玆叔母光氏皆無  
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  
之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  
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  
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  
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  
必達旣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  
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  
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  
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卽往拜之具言家世及已



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  
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爲必達留  
待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日師有子  
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  
里稱之

曾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  
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  
陽遂失左氏德徧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  
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昂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  
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昂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  
雨流水驟至昂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昂不忍舍去遂爲  
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昂屍於五里外詔  
賜孝子靳昂碑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  
疾去旣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  
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  
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筭以益父壽  
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  
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



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黃氏之門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卓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秦州幕職棄之



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卧病賊突入  
臥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雒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毀骨立  
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資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  
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  
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  
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  
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  
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  
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於中書請  
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  
更數醫弗能效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水我疾乃可愈爾  
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  
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漸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  
部郎中關係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  
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  
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  
所之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



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  
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永  
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  
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已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已負土築墳廬於墓  
側猶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已獨守墓不去家人  
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  
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經形容憔悴曰此  
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無  
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  
負父避於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  
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  
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  
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  
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  
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曰成通經能文海



賊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曾遣人沉日成於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元史卷一百九十八終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六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矣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有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隱逸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為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遁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



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  
不兩失也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  
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  
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可謂兩得  
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撫其可傳者作  
隱逸傳

杜瑛字文王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傳瑛長  
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  
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  
盡讀之讀輒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  
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帖合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  
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  
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  
取如此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  
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  
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  
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  
大業可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復勸帝數  
事以謂事不如此後當如彼帝納之心賢瑛謂可大用  
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



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  
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  
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  
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  
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  
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  
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  
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  
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  
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  
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  
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  
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卽死當表  
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天曆中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  
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  
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  
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  
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  
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  
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



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  
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  
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戊五  
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  
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  
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  
要著于篇云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  
中泰和進士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戚  
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群  
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  
寧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  
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  
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正大初遷洛陽令時  
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紇石烈牙兀解又侮慢儒士  
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  
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  
帥大奇之旣而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  
尚書右丞顏蓋石魯與細民爭田叅知政事徒單兀典  
諂事近習皆當罷黜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白撒獠



軍陝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訴于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世宗宥之遂歸田里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士子歲復降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責俄興窀穸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說曆年係事記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木得其所上採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於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卽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



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  
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  
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  
貨以爲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  
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  
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  
十有五時有張樞子長者婺之金華人亦屢徵不起樞  
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  
不忘旣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  
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  
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  
尤長於紀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  
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  
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寘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  
前後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右  
丞相脫脫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長史力辭  
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  
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樞俾與討  
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嘗著春秋  
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



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弊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郡中俊彥有聲者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莫不油然而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一人轍善爲文章吳澄嘗敘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年七十有三卒于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其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脩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爲詩揭傒斯稱其幽茂踈澹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爲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爲名言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



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澂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同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王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此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選守令奉不華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恪遂陽爲瘖瘂不就恪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



以何為本恪日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佛家奴為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元史卷一百九十九終

元史卷二百 列傳第八十七

皇明翰林學士言古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奉直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正元 承德郎同知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列女 崔氏 周氏 楊氏

胡烈婦 闕文興妻 郎氏

秦氏二女 焦氏 趙孝婦

霍氏二婦 王德政妻 只魯花真



段氏

朱虎妻

聞氏

馬英

馮氏

李君進妻

朱淑信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趙美妻

脫脫尼

趙彬妻

貴哥

臺叔齡妻

李智貞

蔡三玉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旣廢女生而處閨闈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弗敢畧也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於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勵之義云

崔氏周木忽妻也丁亥歲從木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



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木忽以使事在上黨  
崔氏急卽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  
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  
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令崔  
自植袖吏懸筆而書焉旣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  
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旣與木忽會未幾木忽以病  
亡崔年二十九卽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皂  
布弊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  
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  
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未  
伯通監豐潤縣國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與易被  
虜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卽自  
投于塹主者怒拔佩刀三刃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携易  
而逃間關至汴績紝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  
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楊氏號痛自誓  
乃已父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  
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氏聞益悲不  
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焉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秦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顧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闕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卽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旣熾卽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諡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弃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美之又有東平鄭氏大寧杜氏安西楊氏並少寡守志割體肉療姑病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  
攻姊閉戶默禱鑿已腦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絕  
姊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卽甦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  
十年女禱于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  
女安豐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張氏女廬州人嫁爲高  
屋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  
視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天祐祖父始皆從軍役祖母楊  
氏母焦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  
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袁氏

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義豈可至吾而遂  
廢乎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事  
他人也衆不敢復言周氏澤州人嫁爲安西張興祖妻  
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周氏弗從曰妾家祖  
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  
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夫忘故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  
不義妾不爲也遂居婺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  
禮其父與外祖皆無後葬祭之禮亦周氏主之有司以  
聞並賜旌異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



食必持歸奉姑自啖麤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爲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獨何耻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

楊氏夫顯卿繼歿慮姑欲其嫁卽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娣旣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二婦俱少寡誓不他適戮力蠶桑以養舅姑事聞並命褒表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爲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旣



元史卷二百一十六 列傳 六  
婚與德政相敬如賓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養舅姑逾一十五年舅姑歿塵衣垢面廬於墓終身至元間旌之其後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爲墳懷孟何氏大名趙氏並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土築其墳高三丈餘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爲養子榮卒段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汶貪其產謂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資不可計但再醮非義尚容妾思之卽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役如制又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髮真寧田濟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並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爲請旌之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太醫提點師甲乞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永明尼寺



憂憤不食卒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  
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  
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令誰視  
也卽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又病風且失  
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  
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  
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又  
有劉氏渤海李五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從舅患疽  
劉禱于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旣而親挽小車載舅詣  
岳祠以答神貺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英獨事母甚  
謹又奉二寡嫂與居使得保全發節及喪母卜地葬諸  
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趙氏女名王  
兒冠州人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嫁以養父  
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孝焉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如  
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  
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奈汝何馮氏引刀斷髮  
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



吉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  
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  
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  
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載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  
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  
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  
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  
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  
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卽仆于地

死衆爲斂之與夫連柩出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移  
刺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割耳自  
誓旣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  
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口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  
君幸自寬脫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遂命匠  
制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斂葬焉又有雷州朱  
克彬妻周氏大都費巖妻王氏買哥妻耶律氏曹州鄭  
臘兒妻康氏陝州陳某妻別娥娥大同宋堅童妻班氏  
李安童妻胡氏晉州劉恕妻趙氏冀寧王思忠妻張氏  
饒州劉楫妻趙氏東平徐順妻彭氏大寧趙臙兒妻安



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古城魏貴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趙氏棗陽朱某妻丁氏葉縣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灤州裴某妻董貴哥成都張保童妻郝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河南楊某妻盧氏蒙古氏太木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脫脫真並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贈諡云

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雙目並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卽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畏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並賜旌異

王氏燕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髮步往奠之伏墓大慟欲絕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闋舅姑謂之曰吾子已歿新婦年尚少宜自圖終身計母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箒於張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



豈可復履他人門乎固不從榮居三十年貞白無少玷  
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睢陽劉澤妻解氏東平楊三妻  
張氏並守志有節命旌其門

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  
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  
病凡四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旣而歎曰妾  
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  
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  
使無妾卽已妾在敢愛死乎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  
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  
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  
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  
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  
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  
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喪  
還給錢使葬仍旌門復其役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  
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脫有不  
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  
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則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



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負君於冥冥也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服既除父母屢議奪嫁之丁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父遂止舅姑嘗病丁氏夙夜護視衣不解帶及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門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道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留養姑不去服勤績紝以供租賦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晝姑像祀之終身

趙美妻王氏內黃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

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乃欲以族姪與繼婚王氏拒不從舅姑迫之力王氏知不免卽引繩自經死李冬兒甄城人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歿服闋父母呼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爲汝再擇婿何如冬兒不從詣從信冢哭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經死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高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氏不從自縊而死

脫脫尼雍吉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刺不花



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脫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尼恚且罵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二子慙懼謝罪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顯欲收繼之王氏不從引刃斷髮復自割其耳創甚親戚驚嘆爲醫療百日乃愈狀上並旌之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卽給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卽抱三歲女踴身赴井中死是歲又有偃師王氏女名安哥從父避兵叩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污之安哥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並表其廬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能免令婢僕以飲食延卯罕於廳事如廐自經死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



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  
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  
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卽自投火中  
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燼中猶手相握不開官嘉其烈上  
于朝命錄付史臣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  
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年治女工  
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爲孝女父嘗許爲鄭  
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  
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  
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  
死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起漳州掠龍溪父廣瑞與  
端才各竄去三玉獨偕夫妹出避隣祠中盜入斫夫妹  
見三玉美不忍傷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行至柳營  
江迫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  
日屍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爲女收斂之歐氏脫歸言  
狀有司高其操爲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以葬



元史卷二百終

元史卷二百一

列傳第八十八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學士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十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列女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用疾蘇氏剖股為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



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復其家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旦暮扶持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而卒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昏夫忽以癩疾卒范曰我旣入江氏之門卽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已子卒年九十五有柳氏者剡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徃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啣其母以走姚倉卒徃逐之卽以手毆其脇隣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官勝娘者建寧人寧耨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卽棄饁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爲旌復其家



承氏泮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木承氏給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承氏具鷄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媪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死有侯氏者鈞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又周經妻吳氏郭惟辛妻郝氏陳輝妻白氏張頑住妻杜氏程二妻成氏李貞妻武氏暗都刺妻張氏並獨生自縊而死事聞咸旌異之

湯輝妻張氏處州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砦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卽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汚卽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又湯綺者亦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綺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污之童



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女方匿複宇間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卽伏地呼其父母爲丈人媪而以女行女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携其女從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脫金纏臂與女且語夫令疾行夫挈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

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卽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爲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酒禮祭士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又有王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王氏數嘗其糞及疾篤囑王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



所生無異汝所出也我死汝其善撫育之遂没王氏居  
喪撫其子女既而子又死服除謂其親屬曰妾聞夫乃  
婦之天今夫已死妾生何爲乃執女手語之曰汝今已  
長稍知人事管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慟哭是夜縊  
死於園中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畧通  
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  
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嗣源  
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  
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  
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  
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投  
水死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麻  
鷺山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汝毛  
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  
曰碎髑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剗其腸而去年二  
十九

丁尚賢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至正十五年  
賊至欲虜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



身乎於是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李順兒者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我爲憂須臾於後園內自經而死

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元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羣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污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靖倉皇携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淑靖乃抱幼女投河死

黃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嘆曰我生何爲徒受辱耳亦自縊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執仲起將殺之哀求得脫賊遂盡掠其家財而去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



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  
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又有趙  
氏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能  
免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廁而  
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真  
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真見  
隣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  
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恠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  
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  
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願妻夏氏  
名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園中賊至挾其女共投  
井死

秦閨夫妻柴氏晉寧人閨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  
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閨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病不  
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閨  
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  
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園中旣而得脫初在  
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  
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



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也先忽都蒙古欽察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恩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忽都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爲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爲賊嚇以刃也先忽都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爲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因自縊者凡三賊併殺之先是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于賊完者拜哭請以身代父死賊愛完者姿秀遂挈以從久之乃獲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呂彥能者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彥能與家人謀所往其姊久廢居寓彥能家先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爲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其妻劉氏語彥能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



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公翼妻蕭氏濟南人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八年聞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自將儻城陷被執悔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於此居亡何城陷蕭解條自縊死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于床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隣婦強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脫夫被兵所殺欲強辱潘氏潘氏因給之曰我夫既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既熾潘氏且泣且語遂投火以死又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寧鄉山中兵猝至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右口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丁提舉夫婦避亂匿資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指示金



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日冠冕故家不幸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聲不絕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于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爲湖州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旣亡吾何以獨生亦

投崖而死又何氏者處之龍泉縣季銳妻也因避兵于邑之繩門巖賊至何氏被執欲污之乃與子榮兒女回娘投崖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興人皆未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



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馬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於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大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李弘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弘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安氏居二歲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于柩側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



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爲賊所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爲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卽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如砥時爲紹興新昌典史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沒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十年鄉民爲亂避難于牛圍山爲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給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卽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臥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該曰吾豈夢耶旣而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昇歸斂之

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沒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聞袁氏有姿色挾勢欲娶之袁氏曰吾聞烈女不更二夫寧死不失身也



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貞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既爲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卽以軍所遺錄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爲之葬祭仍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爲樹碑焉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姑

于地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高麗氏宣慰副使李羅帶木兒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於兵謂人曰夫旣死矣吾安能復事人乎乃積薪塞戶以火自焚而死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訥爲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死盡發貲囊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爲貊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觀音奴妻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  
卜顏的斤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  
惜一死以辱家國乎遂自縊而死時張棟妻王氏語家  
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慟亦赴  
井死

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  
士第劉氏避兵匿岩穴中軍至欲污之劉氏曰我弟與  
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  
不輟聲軍怒乃鈎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孫  
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可辱  
身以苟全哉趙卽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  
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齊關妻劉氏河南人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  
氏貧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議婚者劉氏給曰吾三  
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徑往彰德天寧  
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劉氏女遭世亂  
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也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宋襲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受  
兵宋氏從夫避于鑄子山夫婦爲軍所虜行至玉田縣



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携一女投井死時年二十九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於趙莊石巖賊且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以苟生哉長女曰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呂氏曰吾爲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及二孫女俱投岩下以死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至正十九年時以叅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從之二十年賊兵寇太原城陷衆皆逃安氏與其妾李氏同赴井死事聞贈梁國夫人諡莊潔

徐徠頭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驅逐將柰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火其所居夫婦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旣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  
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爲後元圭時始三歲鞠之  
不啻已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屋有子燕山  
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  
奪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  
甚幼俞氏守節辛勤不墜家業故人賢汪氏之門而稱  
曰三節同郡歙縣吳子恭之妻蔣氏年二十八而夫亡  
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四年旌表門閭

元史卷二百一終





程

